

纪念曹禺诞辰一百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A Symposium on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Mr. Cao Yu

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◎编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纪念曹禺诞辰一百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A SYMPOSIUM ON THE COMMEMORATION
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MR. CAO YU



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 编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纪念曹禺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/ 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编. —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13.7
(北京人艺经典文库)
ISBN 978-7-104-04021-7

I. ①纪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曹禺(1910~1996) — 生平事迹②曹禺(1910~1996) — 戏剧评论 — 国际学术会议 — 文集 IV. ①K825.6②I207.3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49774号

纪念曹禺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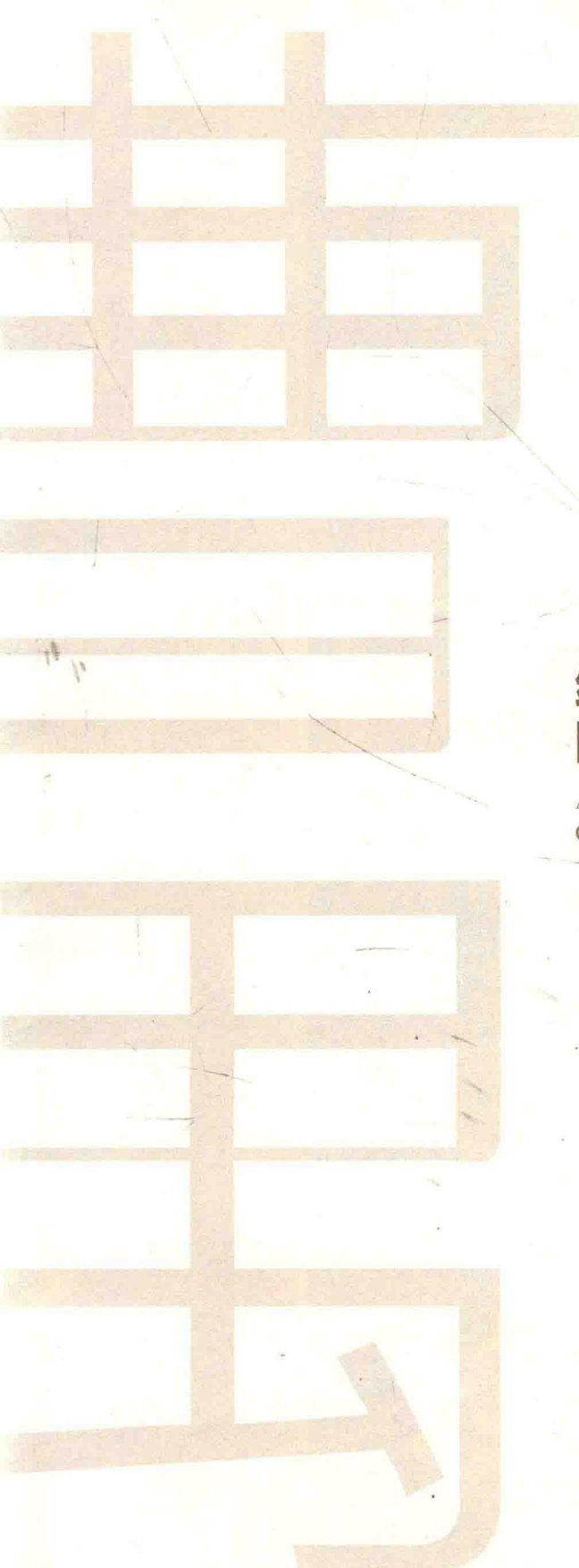
策 划: 李鸣春
责任编辑: 李鸣春
美术编辑: 孙 林
责任印刷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出 版 人: 樊国宾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
网 址: www.theatrebook.cn
电 话: 010-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传 真: 010-58930242 (发行部)

读者服务: 010-58930221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(100097)

印 刷: 北京今日风景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: 29
字 数: 350千
版 次: 2013年10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104-04021-7
定 价: 38.00元

版权专有, 违者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纪念曹禹诞辰一百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A SYMPOSIUM ON THE COMMEMORATION
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MR. CAO YU









《雷雨》

《日出》



《王昭君》

《胆剑篇》



《蜕变》



《原野》



《家》



《北京人》



前言

蓝天野

感悟曹禺

(一)

在中国话剧史上，曹禺的剧作是最具永恒生命力的。几部代表作成为永久的保留剧目。

我没做过统计，但我想，曹禺的戏在中国话剧史上，演出场次该是最多的。过去，一些职业剧团每当遭遇经营冷淡时，就拿出对策——演曹禺的戏，演《雷雨》。如今，曹禺的戏一直还是热门保留剧目。以后，仍将盛演不衰，直至永久。中国话剧人、观众都相信这一点。

自曹禺第一部剧本《雷雨》问世以来，培育了中国一代又一代话剧演员，很难数得出有哪一个中国话剧演员没演过曹禺的戏。

以北京人艺为例，许多老演员是从演曹禺的戏，开始了自己毕生演剧生涯的。

国立北平艺专早我几届的校友郑榕学长，就是看了曹禺先生的《日出》，决定考剧团当演员的，最早演的也都是曹禺的戏，他说：“看了《日出》里表现的阳光，《原野》里的火车笛声和黄金铺地的地方，才决定十九岁离家出走。”而且辗转去了大后方重庆，他说：“我就是奔曹禺去的。”

我平生第一次看话剧，是1942年，我十五岁读高中一年级时，在学校小礼堂看一个学生剧团演曹禺的《北京人》。两年后，1944年，我十七岁时第一次上台演话剧就是曹禺的《日出》。当

时只是凭着兴趣，没料想，自此下海毕生以此为业。参加这次演出的，并且后来也终生演戏的，现在也同在北京人艺的还有我的同学苏民，还有于是之。

还有一种机缘，曹禺院长有几部戏首演的演员，也是后来的北京人艺人。

《日出》写成后，最早排练的是国立剧专一期的学员，主演陈白露的是北京人艺现年九十九岁高龄的叶子大姐。

而《日出》最早对社会公演，并不久后在日本东京演《日出》，陈白露是由人艺建院时任剧本组长的凤子大姐扮演的。

《原野》首演，是北京人艺已故的舒绣文大姐扮演女主角金子。

代代相传，1954年，北京人艺做出一个果断的决定：要演“‘五四’以来的优秀剧目”。那时所有文艺作品，包括话剧，都是以现代题材，以反映工农兵为主，北京人艺的方针规划也白纸黑字规定“以现代剧本为主”。当然，解放初期那几年，也有职业剧团如中旅演曹禺的戏，也有些国家剧团或文工团演过曹禺的戏，但北京人艺做决定时还提出：“‘五四’以来优秀剧目属于现代剧目”。这在当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。

决定了，那么首先演什么剧本？毫无争议，演曹禺的戏，演《雷雨》。这对北京人艺来说，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。以后又演出

了《日出》，《北京人》，《家》，《蜕变》，《原野》，由此又相继演出了其他老作家郭沫若的《虎符》，田汉的《名优之死》，丁西林的喜剧……还随之有了老作家的新剧本，田汉的《关汉卿》，老舍的《茶馆》，郭沫若的《蔡文姬》等。北京人艺在曹禺的带动下，在众多老中青剧作家的剧作影响下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北京人艺风格。

人艺只是百花丛中的一株。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文艺戏剧出现了又一次繁荣。话剧题材多样，百花齐放。

薪火相传。文革后，1984年我导演了曹禺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《家》。我选这个剧本是为了剧院81级刚毕业的一班青年演员。从导演角度，这个“老”剧本似乎有些费力不讨好，但我想两位顶级作家共同打造的作品正好可以培养又一代青年演员，剧中写了三代人，时代感极强，于是，我请剧院优秀的老演员，中年演员参加这个戏，让刚刚进入剧院的年轻人和他们同台。在排练厅，只要到了排戏间歇，所有老演员和中年演员都围着年轻人，给他们说戏，共同探讨剧本和人物，年轻演员听得认真，获益良多，排演场呈现出难得的良好创造气氛。

《家》的演出效果不错，剧院和剧协都召开了专家座谈会，十分肯定剧院老中青三代演员一起排戏，培养年轻演员的做法。很多位青年演员在表演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，扮演瑞珏的罗历歌获得当年的戏剧梅花奖，那年她才20岁。

《家》建组之初，我请曹禺院长来讲剧本创作和时代背景，戏演出了，他因病正在上海住院，医生不同意他出院，他写信给我说：“《家》在北京人艺上演，你费了不少精力。培养年轻演员，让成熟的老中艺术家领他们上路。北京人艺的前途便大有希望。剧院、观众，尤其是我们的党盼望有更好的出色的青年演员早些露出光彩，想想，你和你当时的朋友们，不就是在年轻时就显出头角了么？……在巴老（巴金）处看见《家》的节目单，如在报上有评论，希望能剪下一阅……”

我把剧协、北京人艺的专家座谈会，饰演瑞珏的青年演员获梅花奖、连同《戏剧报》封面瑞珏剧照，所有报刊的评论等都寄给了他。

《家》的排练过程中，我始终是被作品感动着，直到全剧彩排，一直萦绕在心的，为什么这么美好善良的人活不下去，死去了，这部戏有四位女性死了，瑞珏、鸣凤、梅、婉儿，她们那么好的人，为什么在这个社会、这样的家庭中不能活下来，彩排完了，该排谢幕了，我请这四位女性站在舞台中央，我想看看这几位本不该死去的年轻女子，就

这样，我想，也该让观众再看看这几位美好的生命。戏结束了，谢幕就从这样开始，同时，大幕再启，四位年轻女性站在台中央，也可以说是这个戏剧的延续。

而且，这四位青年女演员演得那么好。巴金的小说《家》，是以觉慧为主角，我们这一代人青年的时代，受这部书的影响走向进步、投身革命者众多。以后读了曹禺谈改编《家》，剧本是以瑞珏、觉新为主角的。因为曹禺是基于“得写我感受最深的东西”而将它写成了“一部女性的戏”。戏剧直接深刻地揭露封建社会的腐朽、残酷、吃人的本质。一部“老”剧作生命力永恒，这就是曹禺对生活的艺术感悟，我庆幸自己当时还是感悟到了曹禺。

当年的青年演员确实从曹禺、巴金两位前辈大家的作品中受益了，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以后他们还参加过《北京人》，《日出》等曹禺剧作的演出，颇受曹禺院长的好评和鼓励。如今，他们中的许多位已经成为人艺的、也可以说是中国演艺界的骨干力量。

此次纪念曹禺先生百年诞辰的活动中，人艺的四部戏，又有一些新一代演员在台上，甚至有近一两年进入剧院的年轻人在接受曹禺先生的影响。

(二)

对曹禺的剧本，有人说：“深刻！”有人说：“生动！”还有：“感人！”“好看！”……很多人觉得看过难忘，引发不止的思索。也有人觉得看了他的戏，受到启迪和教育。

曹禺现象，戏剧评论家们一直在研究、发表论述，一些后来的剧作者们热衷于学他，以期创作出特色和韵味。

曹禺是天才。他在艺术创作上绝对忍受不得“一般”和“平庸”。他笔下的故事和人物都是独具魅力的。

中国话剧百余年，主流始终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，这没错，所以它主流是进步的、积极的。但这不能用来笼统替代艺术创作方法。

曹禺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。但他曾说：“我总觉得现实主义的东西，不可能那么现实。”“我写剧本总不愿意写得那么现实。”

熟悉生活，这是我们所有文艺家，尤其剧作家、演员们都重视的，曹禺也说他写的戏，笔下人物都是“有生活依据的”，但他的妙悟是：“生活的感受终于化为舞台形象，或

者写到剧本里，是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过滤、透视、经过蒸腾，或是说发酵才能实现的。”

这比近些年人云亦云的“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”透彻多了，也不仅仅浮在“贴近生活”上，更似齐白石老人的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。直如吴道子的“胸中自有丘壑”。

但曹禺的可贵不在理论上而是他心中的感悟。曹禺贵在情真，爱憎分明，都注入他剧作中许多人物的血液中了。

曹禺很天真。

我第一次见到曹禺是1949年，我当时22岁，是华大文工二团演员。九月，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将于十月一日在北京举行。苏联派出阵容强大的文化代表团，来京祝贺新中国成立，文化代表团团长是法捷耶夫，副团长是西蒙诺夫，团员也都是苏联的著名作家，随团来的还有一个苏联红军歌舞团。中国文艺界要组成一个接待组，我被告知，马上去参加这个接待组的工作，记得我们团的田冲和方琯德也参加了。这个接待组的组长正是曹禺先生。

我非常激动，新中国要成立了，同时我将要在此时见到曹禺这位伟大作家，他在我心中太高了，我有一种朝圣的感觉。

当我见到曹禺，及至在后来那些天的相处中，我直觉的印象，说句不敬的话，他像个顽童。或者再找个词：他很天真！以后我逐渐感悟到，他生活中为人天真，并且在他的创作中注入了这天真。

当时曹禺39岁，风华正茂。他像所有中国人一样，沉浸在无比喜悦中。那时很多各界名家、民主人士都来到刚刚解放的北平。曹禺除领导接待组工作外，有时还与这些人参加各种活动，他们的衣服很显眼，当时像文工团、机关干部都是清一色的灰土布制服，组织上特别为这些名流专家量身做了米黄色卡其布中山装，他们去各处参加活动也比较随便，但曹禺提议他们向解放军战士学习，排队走路，他还不时喊着“一二一”，神情极为认真，充分显示他的天真和对新中国成立的由衷喜悦。

开国大典在万众瞩目中举行了，时间在十月一日下午。我站在天安门广场，曹禺先生是在天安门城楼上，距毛主席不远的地方，亲眼见到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，听到毛主席宣布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！”整个中国沸腾了。

当晚，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晚会，由苏联红军歌舞团演出。毛主席

席、周总理、朱老总……所有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，我有机会那么近距离见到伟大领袖，作为一个 20 岁出头的年轻人，激动之情可以想象。曹禺在重庆见过毛主席，和周恩来同志已经很熟了，但他那晚也异常兴奋，我感悟到曹禺先生此刻的心情，因为他看到了他笔下痛贬、鞭挞的旧中国，那个残酷吃人的封建势力要被埋葬了。他真情无限地欢呼新中国的诞生。

曹禺的艺术思想是很创新的，他晚年也最是支持创新、鼓励实验戏剧。他的话剧，已经被改编为电影、戏曲、歌剧，舞剧等多种形式，都有成功的创造。许多国家在上演曹禺的戏。

我想强烈地呼吁一句，我们的艺术家们，可以有多种形式和风格的探索，但一定是曹禺的戏。对曹禺是不能恶搞的，而任意糟践、使先生原著面目全非的现象不是没有发生过。

(三)

我特别想说的还有一个问题，是关于曹禺在新中国建国后的创作。长期以来，大多以为他晚期创作思想拘紧束缚太重，少了他早年的灵性。这也可以说是确实的现象。客观上有文艺政策的紧箍咒，而人们尤其觉得曹禺的性格弱点，使其不敢去冲破这束缚。我的好朋友画家黄永玉就曾坦诚直书及此，信中对曹禺先生说，他不喜欢曹禺解放后的作品，认为他失去了以前创作中的灵通宝玉。这很好，是文艺大家之间的心灵交流。

黄永玉也是我的好朋友，我钦佩他的率直和真诚，对曹禺先生这样掏心窝子，直言不讳，当今能有几人，这就尤其可贵。

但我个人对此有不同的感觉，不同的意见，我觉得，应该对曹禺晚期创作给予一个公正的评价。

我最不同意的是信中“你为势位所误”这句话。

但中国汉字确有时难解，“为”，是被并非所愿却摆脱不掉的势位误了，还是贪恋势位而为此所误。

并不仅只一位黄永玉，有些专家学者在做曹禺研究时，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他前期的几部代表作。或以四十岁前后划分，实际就是以解放前后为界。对曹禺先生解放后的作品，

也不止“一个也不喜欢”，更有断言“全都是失败”的。

尚嫌黄永玉“为势位所误”不解气，有专家教授说曹禺解放后“潜在的光宗耀祖思想也在这种新生活的刺激下被激活”，“突然官运亨通，一跃而成为既得利益者，他对于权力……已经让他尝到其中的甜头”，结论认为曹禺“创作对于他来说不仅是工作、职业，也是晋升官阶，修身正果的敲门砖”。其文并未止于责曹禺之为“官”，更以不屑和嘲讽直斥“现实人生的舞台上”的曹禺的人品。

你不去了解那个年代背景，不了解曹禺，就痛下针砭，轻率了，荒唐了。颇有人身攻击的味道，远离了学术研讨，此处概过不多说。

确实，曹禺以其代表作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、《北京人》、《原野》、《家》，包括《蜕变》而伟大。这些都是20多岁至30多岁之间的作品，使他在中国话剧史上，乃至世界剧坛，成为永恒。

热议中也有这样的称颂，说先生后期剧作虽逊于以往，但晚年还留下若干戏剧写作的论述，有些警句箴言也是伟大的。

曹禺先生毕竟不是文艺理论家。且他在不写作之苦时，所说或写些什么，会不会常常是无奈的。我希望能有一个公正的评价，是对剧作家曹禺解放后写的剧本。

这后几十年，曹禺太想再写出好剧本了，他也写了，但他写得很苦。他在酝酿写什么的时候，在提笔写作的时候，大概都时时有苦。他太想写好了，就像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、《北京人》那样好，甚至更好。他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。

凭良心说，五十年代初的《明朗的天》，他塑造出多少鲜活的知识分子形象啊！凌士湘、宋洁仙，还有尤晓峰等，尤其那个“阴间秀才”江道宗，而且他的创作还都是“有现实生活依据的”，都是他极为熟悉的人物。

第一届全国话剧会演中，《明朗的天》绝对是一部很高水平的戏。但《明朗的天》没能成为保留剧目，这部戏在配合当时的知识分子改造政策，为一时服务的东西只能具有一时生命。可那时候，哪位文艺家不以自己的创作去配合一时的政策呢。

也有成功的范例。还是以北京人艺所演老作家的新创剧本作证。

老舍先生的《茶馆》、郭沫若先生的《蔡文姬》、田汉先生的《关汉卿》等，都成为经典剧目。

《茶馆》的前身也是一部配合时事的剧本，北京人艺领导与老舍先生讨论修改意见